

2011年7月 总第15期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www.csadge.ed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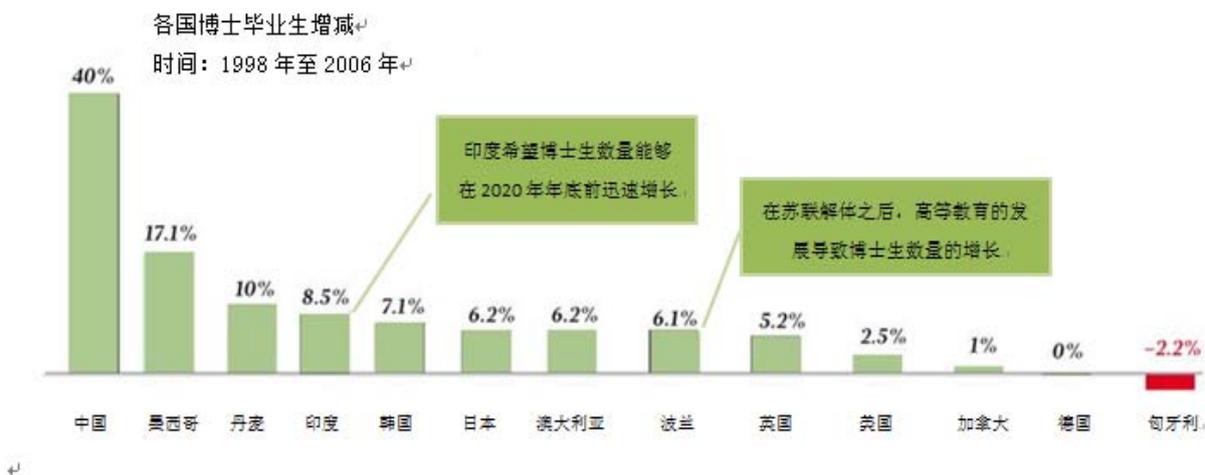
热点关注.....	1
博士教育沦为加工厂？	1
对博士教育大规模培养的思考	4
博士生教育体系亟待改革	4
博士培养应借专业资格培养前车之鉴	5
国际新闻.....	5
非洲：博士短缺状况堪忧	5
迪拜：密西根州立大学迪拜分校开设研究生新课程	6
德国：政府做出努力以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	6
全球：EUA 回顾现有大学排名	7
澳大利亚：拟用新大学排名体系	7
加拿大：首个全球学生调查项目启动	8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师呼吁扩大“治校权”	8
沙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正式开放	9
澳大利亚：向印尼学生提供多项奖学金	9
美国：迈阿密大学为其高速发展战略付出代价	10
观点集萃.....	10
澳大利亚：教育经费不应过度集中	10
美国：多数校长支持废除教授终身制	11
学者对英国研究生教育表示担忧	11
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之争	12
MBA 的未来在何方？	12
统计与研究.....	13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与德克萨斯 A&M 大学产能垫底	13
澳大利亚：清除女性研究者的发展障碍	14
德国：青年学者海外留学成趋势	14
澳大利亚：大学研究经费比重增加	15
英国：学费上涨将减弱学生对研究生学习的期望	15
杜克大学昆山分校：学费和质量遭质疑 学生热情不高	16
非洲：南苏丹独立后大学在国家中的新角色	17
书籍推荐.....	17

《统计方法——大学体系评估》	17
读者意见征集.....	18

热点关注

博士教育沦为加工厂？

在过去，拥有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因为这表明他们已拥有成为学术精英的资格。但现如今，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精英”的价值大打折扣。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为例，在1998年至2008年间，科学博士学位的授予量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至2008年，该学位授予量约为34,000名，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增长速度会放缓。多数国家都认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们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如图（一）所示，有十一个国家的博士学位授予量都处于增长状态。



图（一）

但是，博士生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大的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无法学以致用，甚至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那些耗费了大量时间并立志成为科研人员的博士生在学成之后往往面临着学术职位骤减、企业岗位不足的困境。而且，高端人才市场已经明显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即使大多数博士生找到了工作，其中的很多工作也无法体现一名博士生的价值，比如当一名高中教师。

此外，博士生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比如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的高速发展能够让大多数博士生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是这些国家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毕业后到国外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学术性工作非常难。只有极少数国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博士生的就业问题，比如德国，他们修改了博士生培养目标，将其定位为培养“能胜任学术界以外高级职位”的人才。

《自然》杂志对日本、中国、新加坡、美国、德国、埃及和印度等七个国家的博士生教育现状作了调查，引人深思。

日本：博士生教育面临危机

日本的博士教育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最差的那一档，为了有所改观，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了一项旨在将博士后的培养数量提高两倍（达到一万人）的政策，以提高科研水平并能够与西

方发达国家相抗衡。虽然收效明显，但是该项政策却忽视了博士后的就业问题，导致博士就业前景黯淡，读博人数减少。

一方面，由于本科人数的减少，日本各大学无需招募更多教员，因此大学提供的学术职位非常少；另一方面，相较于那些年龄较大的博士后，日本的企业更偏爱年轻可塑性强的刚毕业的本科生。2010年，在1350名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学生中，只有746人在毕业时签署了全职工作的就业协议。而其中，只有162人从事学术研究或技术服务；剩下的584人中，有250人进入企业，256人从事教育工作，38人进入政府工作。

中国：数量重于质量？

在中国，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即将接近历史顶点，仅2009年就有5万名博士生拿到学位。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博士学位年授予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

数量的激增往往会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有专家称，中国博士培养主要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时间太短，仅仅三年的学习时间并不充裕；其次是导师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导师自身素质不高；第三是缺乏有效的质量监督；第四是没有明确的优胜劣汰机制。

但是，多数博士毕业生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仍可以在国内轻松就业。“中国的博士生比美国的博士生更容易在学术界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也同样受到国内企业的欢迎。然而，如果他们想到国外从事学术性工作，则困难重重；而想在世界一流大学或顶尖的研究机构获得职位，则需有在其他国家进行博士后研究的经历。

新加坡：全面发展

新加坡的博士教育现状较为乐观。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学校规模得以扩大，科学和技术基础也得到多方改善，还成立了两所全新的公立大学。教育产业的兴盛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学生。过去五年里，新加坡国内登记注册的博士学生增长了60%，达到789人。国外留学生则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东欧甚至更远的国家。

由于新加坡的大学教育体系此前一直不太发达，所以大多数博士毕业生会选择学术界以外的工作。而随着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学术性工作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大。

美国：供应 VS 需求

美国的科学博士学位授予量仅次于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仅在2009年，就有近2万名生命及物理学博士毕业生，而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长。这一趋势并不引人乐见。

首先，在拥有理科博士学位的人当中，能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数逐年下降，而企业公司也无法填补这一空缺。以生命科学为例，该专业博士生数量的增长最为迅速。在1973年，有多达55%的生物科学博士生可以在毕业后的六年内获得终身教职，只有2%的人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其他非终身学术职位；而在2006年前者只剩下15%，后者则上升至18%。其次，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所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博士学位，这使得博士学位完成率有所降低。以科学博士和工程专业的博士为例，有近三分之一

的博士学位候选人最终放弃了博士学位。目前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依旧是定位于培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才, 这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德国: 先进的博士教育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博士出产国, 仅 2005 年就有 7,000 名科学博士毕业。但是有赖于过去 20 年间对博士培养体制的改革, 德国并没有出现博士生供大于求的局面。

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 博士生在德国可以找到的学术工作机会日趋下降。据专家称, “只有 6% 的博士毕业生在德国能够找到全职学术性工作, 而其他大多数则进入企业。而且在德国想要成为教授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教职人员的工资又普遍较低。这两个因素使得很多博士生毕业后选择离开大学。”因此近年来, 德国不仅将博士培养的目标定位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才, 也将其定位为学术界以外的工作。

波兰: 高成本换取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

波兰的博士生毕业数也有很大的增长, 在 1990-1992 年仅有约 2,695 名, 而 2008-2009 年已上升到 32,000 名。问题也随之产生: 一是博士生补贴的缺乏导致很高的退学率 (在工程专业, 超过一半的学生无法完成博士学位的学习); 二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跟不上博士生数量的增长, 导致很多博士毕业生只能从事低于期望值的工作。

虽然波兰博士生的失业率不足 3%, 但调查表明相较于没有博士学位的人, 大部分博士生对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满意, 而且二者的薪水也没有明显的差距。

埃及: 挣扎求生

埃及是中东地区博士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 2009 年共招收了 3.5 万名博士生, 将近 1998 年的两倍。但是, 资金短缺阻碍了埃及博士教育的发展。由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的增长, 大学自身的预算已经十分紧张, 导致博士教育拨款不足。这不仅直接影响教学设备和材料的供应, 也将资金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 对研究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

同时, 博士生也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由于博士生数量过多, 埃及的大学没有足够的研究和教学职位提供给毕业生。并且, 很多私人企业主管抱怨博士生缺乏他们所需的实用工作技巧。此外, 埃及博士生也很难在国际学术界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过今年发生的政治巨变倒是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些福音, 很多移居海外的学者纷纷回到国内, 期待能够帮助祖国重整教育业, 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印度: 亟需博士生

2004 年, 印度共有 5,900 名科学、技术和工程专业博士毕业生, 而这一数字现今已经达到 8,900 名。但由于受到经济飞速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影响, 印度还需要更多的博士生, 印度政府希望博士生授予量能够在 2020 年年底达到 2 万人以上。

这个目标看似很容易实现, 因为印度人口以年轻人为主而且本科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其实不然。事实上只有 1% 的本科生选择在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因为在印度, 大学能够提供的学术职位很少;

公司企业提供的职位拥有本科学历即可，但支付的薪水却比在公立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要高很多。并且，对于有志于继续升学的印度年轻人来说，大多数人都将美国和欧洲视为其深造的理想目的地。

(翻译 / 查岚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自然》杂志，2011年4月20日](#)

对博士教育大规模培养的思考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及科研对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于是，大学努力扩大博士教育的规模。正如一位学者形容的那样，“培养博士已如同种植蘑菇了”。

诚然，从某些学科来看，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大好的形势下，某些博士毕业生迅速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是，问题也层出不穷。一方面，无限制的规模扩大将会降低博士生的质量；另一方面，许多杰出院校的博士毕业生在经历了5或10年低工资的博士后工作阶段后，仍很难获得终身学术型岗位。在未考虑人才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很多国家的科研基金推进扩大了博士和博士后教育的规模。教育变成了科研资金导向而非就业市场需求导向。

对于自然科学的博士而言，学术界以外也有很多适合的工作岗位，但倘若学生的职业目标是成为银行家或教师，几年的博士研究生涯显得有些不必要。出于对惨淡就业前景的广泛担忧，一些优秀学生主动放弃了博士学习机会。

变化势在必行，政府能够做的一项工作是调整教育供给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性地扩大招收某些紧俏专业的博士生。第二项工作是改革博士教育本身：从学习的一开始，学生和导师便清楚的了解未来的职业方向，并从始至终为之努力；除了从导师那里获得传统的对于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学生还将学习到管理知识、沟通技巧、领导学及其他可转换技能，并有机会出国外学习半年至一年。

(翻译 / 严媛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自然》杂志，2011年4月20日](#)

博士生教育体系亟待改革

近日，学者马克·泰勒（Mark C. Taylor）在美国《自然》杂志上撰文表示，目前有太多的博士生课程项目为就业市场培养了过多的博士，当下急需关闭其中一些，并对剩余课程项目进行改革。

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博士生教育体系正面临崩坏，需对其进行重构。目前博士生教育的现实是：对于这些已在学位上花费了12年时间的人来说，事实上只存在极少数的就业机会。而大学也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举例来说，大部分美国高校仍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投资损失中恢复过来。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巨幅缩减，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已不能承担如此多数量的博士课程。

泰勒就此问题提出两项可靠方案：要么彻底对博士课程进行改革，要么就此停办。必要的改革措施应当基于课程与机构两个层面。许多博士生课程无法充分服务学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过于专业化，课程内容支离破碎且与学术之外的世界日益隔离。若博士生教育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大学就必须打破各自分离的学科领域间的壁垒，并设立能够孕育跨学科研究与交流的课程项目。这些解决方案旨在

剔除那些不适当与过剩的课程项目。为促进改革, 大学应当抛弃由恶性排名体系而引起的过度竞争, 并发展能够培养合作的架构与程序。这将会使其能够共享教职员、学生及资源, 并有效提高教育机会。

尽管有意义的改革对于高等教育各个层次来说都是必要的, 但其必须从最顶层, 即从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博士生课程项目的彻底改革开始。泰勒表示: 儿童、国家以及全世界的未来都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翻译 / 茅艳雯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 美国《自然》杂志, 2011年4月20日](#)

博士培养应借专业资格培养前车之鉴

目前, 专业院校尤其是法学院正面临着毕业生过剩的情况, 而这也是困扰博士培养数十年之久的问题。年轻科学家数量上的反弹迫使学术机构承认, 其所培养的博士数量已远远超过学术界终身教职所能容纳的数量。更重要的是, 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事实上能够在学术界之外找到更令人满意与更具价值的职业。

日前, 学者彼得·费斯克 (Peter Fiske) 撰文称, 高等学位前景已不如前, 但科学家们能够从那些专业学位获得者的艰辛中有所借鉴。费斯克认为, 年轻的科学家及其学术机构可以从那些新进律师和医生所面临的困境中吸取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质量至关重要。法学院毕业生的悲苦境况大多源于其参加了较低排名的课程项目, 因此, 那些欲申请攻读学位的学生应当仔细挑选并询问每个学位项目关于毕业生职业路径的真实数据。第二个教训是债务举足轻重。这一方面学术学位毕业生就与医学及法律专业学生不同, 美国几乎所有学术博士项目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学术博士项目, 都向其研究人员提供津贴。因此他们可以不必像医学及法律专业学生一样, 在毕业时以一张包含数年学费的巨额账单而告终。但费斯克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在于, 没有一项高等教育学位项目能够保证其毕业生拥有稳赚不赔的就业, 而更广泛的训练将对研究生的就业机会有所帮助。那些聚焦于交流、商务基础以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研讨会将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能力并促进其就业前景将大有助益。

(翻译 / 茅艳雯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 美国《自然》杂志, 2011年4月20日](#)

国际新闻

非洲: 博士短缺状况堪忧

大学中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员必须拥有其专业领域的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全球趋势。据 OECD 统计, 1998 至 2006 年 OECD 成员国的博士毕业生人数上升了 40%, 博士数量已经超出了这些国家的大学需求。然而, 发达国家正为如何安置博士而发愁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却严重缺乏博士。

非洲培养博士最多的国家是埃及。不过, 在埃及读博士只对那些在高校和研究中心工作的人有价

值。不少人指责博士毕业生很难把技能转化到实际工作中去。埃及米尼亚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表示，埃及的博士教育面临许多困境，如缺乏高素质的师资，器材落后，研究人员薪资匮乏等。而在非洲其他国家，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则是大学缺乏博士。卡尔加里大学维斯顿·特提（Wisdom Tettey）博士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研究生课程的完成率和毕业率低，这使不少聪明学生丧失了读硕士和博士的信心。

（翻译 / 孙蕾 校对 / 张蕾）

[来源：肯尼亚《东非标准报》，2011年6月15日](#)

迪拜：密西根州立大学迪拜分校开设研究生新课程

自去年停止招收本科生之后，密西根州立大学迪拜分校（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s Dubai campus）开始尝试通过招收多样化的研究生来重建学校。然而，面对只有 15 名学生及一名执行董事退出的现状，该校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迪拜分校建于 2008 年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时期，加上高额的学费对入学人数的影响，目前该校已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去年夏天，原执行董事布兰登·穆兰（Brendan Mullan）离开迪拜分校，回到了位于东兰辛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本部。当时迪拜分校的 85 名本科在校生、300 名即将入学的学生和 24 名教工随后收到通知说学校的本科生项目将关闭。

如今，迪拜分校新设立了两年制的公共卫生在职硕士课程，将由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学者和医护人员执教。他们将立足于近几年对地区快速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向每班 20-25 名学生教授学位课程。

一位曾经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工作、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该分校经营得很糟糕，研究生课程也缺乏领导、管理混乱，恐怕会和本科生课程面临同样的结局。

（翻译 / 尉思懿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阿联酋《国家报》，2011年5月18日](#)

德国：政府做出努力以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

据悉，德国将拨专款鼓励更多学生在学士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联邦教育部长安妮特·沙范（Annette Schavan）表示，政府已经拨款用于应对学生数量的普遍增长，而增加硕士数量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她指出，第二届博洛尼亚会议（Bologna Conference）对于学生从学士至硕士的升学期望将遭遇瓶颈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她说：“针对未来学生数量的整体增长，政府拨款已经落实了。”

针对研究生教育体系，德国文化部长会议（Conference of Cultural Affairs Ministers）主席贝尔恩德·阿尔图斯曼（Bernd Althusmann）称，州政府已根据《里斯本公约》（Lisbon Convention）对促进和简化学分转换做出了实质性的重大举措。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主席玛格丽·特温特曼特（Margret Wintermantel）强调，高校正在努力修订课程，并赋予学生在其发展过程中更大的发言权。

但是，学生仍抱怨德国的每所高校似乎对硕士课程都有不同的要求。有学生会代表表示，在学生印象中每一所高校都在试图避开来自其他高校学生的入学申请。而业界代表则提出鼓励更多拥有学士学位的学生在毕业后暂离高等教育；这样高校就能开设更多允许学生在职参加的课程，并使学生能够

在几年后以全日制学生身份重新接受高等教育。

(翻译 / 茅艳雯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 美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5月22日](#)

全球: EUA 回顾现有大学排名

2011年6月17日, 欧洲大学协会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 发布了一份长达80页的报告, 认为由于现行主要的国际大学排名着重关注有关大学科研功能的指标, 从而过度简单化了大学的使命、质量和绩效。

该报告称, 世界大学排名在提高可说明性及收集更可靠数据等方面确实带来了效益, 但由于透明度的缺乏和“不必要的后果”, 其效益被过分夸大了。这些后果包括在大学中正在上升的一种趋势: 大学会投入到一系列可能提高其排名位置的活动中, 而不关注一些核心领域 (如教学)。据预测, 将来排名的数量会持续增加。报告认为, 对于高校以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有几项至关重要的因素: 排名的透明度、排名所要评定的指标与实际测量的内容间的关系 (使用者的角度)、分数计算的方法及其背后的意义。

报告还指出, 现在的诸多排名覆盖了大约200-500所大学 (大多为大型的研究密集型院校), 仅为世界上17,000所大学的1%-3%。有学者呼吁排名应更加“民主化”, 使得更多的高校能够在排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以“认识到那些正遭受‘不理想的排名’但实质上运转良好的院校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 现有排名中评估教学与学习质量的指标经常与教学质量无直接关联, 这就导致评估的有效性极低。而且, 外部利益相关方和环境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忽略了。目前, 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寻求一种能够涵盖大学更广泛的职能的排名。但是, 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还有待获取更多全球比较数据的证实。

报告也指出了现有排名的一些积极作用。排名所忽视的一些高等教育方面的内容恰恰有助于今后更具可说明性的排名的诞生, 同时也给管理改革平添动力。在国家层面上, 排名还能够促进数据收集的可靠性。

(翻译 / 郭茜 校对 / 孙蕾)

[来源: 美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6月17日](#)

澳大利亚: 拟用新大学排名体系

澳大利亚七所大学尝试使用一种名为“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 (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U-Multirank)”的新大学排名体系。该体系旨在拓宽传统的研究评价指标。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副校长认为, U-Multirank 不同于先前的排名体系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主要关注于研究产出、学术影响等), 它是在多维度视野下, 展示了学术机构的能力与表现。

U-Multirank 涉及的指标包括教学与学习、知识的转化、国际化以及研究的拓展。建立这一体系的合作方包括: 德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心 (CHE)、荷兰屯特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Twente) 以及荷兰雷登大学 (University of Leiden)。排名研究

专家艾伦·哈泽尔科恩（Ellen Hazelkorn）指出，“希望通过该项目建立一个更具多样性的排名体系”。

（翻译 / 田原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2011年4月27日](#)

加拿大：首个全球学生调查项目启动

加拿大高等教育战略发展联盟（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Associates, HESA）启动了一项号称世界首创的全球性学生调查。HESA 表示，全球化、大学收支压力和面向国际学生的新兴地区竞争压力等因素使得留学生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大学和政府纷纷制定方案吸引国际学生，但他们往往会盲目做出关键决定，原因在于他们对可能成为留学生的学生缺乏足够的了解”。鉴于此，HESA 的调查将提供每个国家准留学生的观点、体验和期望的最新信息，以帮助学校完善本科与研究生的留学生招生战略。

今年春季，HESA 对约 3,000 名 16-18 岁的印度青年进行了网上调查。这仅仅是开始。到 2012 年，HESA 将在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实施 20 多项调查。这些调查将把学生分成三个主要群体：愿意出国留学的学生、愿意在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分校学习的学生和只愿在国内学习的学生。调查报告将揭晓学生家庭背景、社会经济状况、地理位置和高中经历（包括学习兴趣、课程体系、学业成绩、英语能力等）等方面的统计情况。

HESA 推出了 4,500 美元的“提前预定优惠价”，订购者可获得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 2011 年全球学生调查的完整报告。单份报告则标价 1,500 美元。

（翻译 / 李毅 校对 / 张蕾）

[来源：美国《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6月5日](#)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教师呼吁扩大“治校权”

近日，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RPI）教师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修改案，以期增强教师治校的权利。此修改案已是第四次提请审议，希望就教师评议会是否只由终身教授和预备终身教授组成进行表决。

据悉，伦斯勒理工学院教师评议会（Faculty Senate）曾于四年前被行政勒令停止。2006 年，伦斯勒理工学院教师要求允许退休教授、馆员、档案保管员、医生及研究教授加入教师评议会。但校董事会否决了这一提案，并表示只有终身教授和预备终身教授才有资格。遭到教职工抵制后，副校长宣布暂停教师评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行政人员组建的过渡性“教授治校”机构，目前该机构依然存在。

为使修改案能照顾到校董事会和教师双方的利益，教师们近日已经同意向校董事会做出重要让步，即教师评议会成员扩大到包括医生、研究教授、退休人员以及其他人员，但这些人不再享有表决权。据悉，选票初步统计显示，在 258 名终身教授和预备终身教授当中，约有 78% 的人对这一提案投赞成票，同时，还有 68% 的非终身教职人员也同样持赞同态度。但该修改案能否最终通过，还将由 RPI 董事会和校长雪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来裁定。

（翻译 / 史苗 校对 / 徐贝）

[来源: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 2011年5月26日](#)

沙特阿拉伯: 世界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正式开放

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 (Abdullah bin Abdulaziz) 宣布正式开放位于利雅得的阿卜杜拉赫曼诺拉公主女子大学 (Princess Nora bint Abdulrahman University, PNU)。该学校耗资 53 亿美元, 能容纳 50,000 名女性学生, 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

沙特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阿尔凡图科 (Abdulkader Alfantookh) 称, PNU 旨在提升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该大学开设了医学、牙科学、护理学、信息技术学、幼儿教育学、语言学、即时翻译学、制药学等学院, 此外还有三所研究中心 (主要研究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 以及一个科技研究区。其图书馆藏有包含参考书目在内的 600 多万册图书。

目前, 这所占地 8,100 公顷的大学有超过 28,000 名学生和大约 3,000 名员工, 其中 32 个附属学院分布在利雅得省的 17 个市镇中。阿尔凡图科称, “越来越多的大学 (包括 PNU) 在沙特的主要城市开设, 国家的科研投入已增加到占 GDP 的 1.07%, 并于近日通过了一项大学教育发展 25 年规划; 这些举措都将促进女性领域的高等教育发展, 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沙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女性的就业率也将提升。”

(翻译 / 蒋航 校对 / 严媛)

[来源: 美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5月22日](#)

澳大利亚: 向印尼学生提供多项奖学金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 他们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 400 份留澳研究生奖学金以促进印尼发展。据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格雷格·莫里亚蒂 (Greg Moriarty) 称,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 澳大利亚发展奖学金 (Australian Development Scholarships, ADS) 就是该国对印尼的海外援助项目的重要一环。今年, 该奖学金将聚焦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管理、民主、司法与廉政、投资于民、和平与安全等方面。

本月上旬, 澳大利亚在印尼的 3 个最大城市 (雅加达、苏拉巴亚和棉兰) 举行了为期 10 天的教育博览会。自开幕以来, 已经有成百上千的印尼学生和家长来到现场参观。主办方开展了多项活动, 其中包括两国高校共同参与、旨在寻求合作契机的澳-印国际教育座谈会, 两国的教育官员、高等教育和职业机构的代表及产业界代表都有望出席。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Australian Trade Commission, Austrade) 委员皮特·麦基 (Peter Mackey) 认为, 教育博览会将为双方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交流机会并促进互利。去年, 在澳大利亚的各类教育机构中注册的印尼学生超过了 18,000 名, 其中 740 名学生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项目的资助。Austrade 委员里斯·杜迪 (Leith Doody) 表示: “基于一系列因素 (包括澳大利亚国际公认的资格证书、多元文化的坏境以及两国地理位置的临近), 澳大利亚一直是印尼学生优先考虑的留学国家。”

(翻译 / 孙蕾 校对 / 徐贝)

[来源: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邮报》, 2011年6月13日](#)

美国：迈阿密大学为其高速发展战略付出代价

前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堂娜·莎拉拉（Donna E. Shalala）在担任迈阿密大学校长 10 年以来，竭尽全力推行她的建设美国精英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其中一个重大措施是收购一所医院并建设大学所属的医院系统。批评人士认为，该措施实际上是从整个城市当中谋取利益，还使得该市一所大型公立医院在过去的两年里损失了 1.3 亿美元的收入。有人认为，迈阿密大学医院系统的扩张和建设吸引了当地最有钱的病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公立医院的收入损失。另外，该公立医院的很多医生来自迈阿密大学，而该校的研究人员却在未经通知医院的情况下用该医院的病人做医学研究。这一行为将该校本来需要从自身的研究经费中支出的一两千万经费转嫁到了纳税人的身上。

迈阿密大学收购医院的举措引来了一系列麻烦，其整体财务问题也引起了调查和批评。3 年前，迈阿密大学每年的额运营还有 6.5% 的盈余，而到了 2009 年却变成 1.2% 的赤字。

不过，莎拉拉校长认为自己上任后实施的战略设计成果显著。例如，从她刚进入该校工作到现在，迈阿密大学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的大学排名中已经从第 67 位上升到第 47 位。另外，迈阿密大学的医院收购和建设计划已经开始在治病救人上起效了；在 2010 年 1 月的海地地震中，大学医院中白衣天使们的表现很令人骄傲。莎拉拉也并不否认她的工作动机，那就是根据 AAU 制定的标准提升迈阿密大学的办学质量。

（翻译 / 张蕾 校对 / 孙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6 月 19 日](#)

观点集萃

澳大利亚：教育经费不应过度集中

近日，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Sydney's US Studies Centre）首席运营官肖恩·加拉赫（Sean Gallagher）表示，澳大利亚与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教育经费过度集中于顶尖大学，这将阻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加拉赫认为，要实现保持国家科研实力这一宏观目标，就应当构建健康的科研竞争环境。如果澳大利亚的科研经费继续只关注于“八大名校”联盟（Group of Eight，简称 Go8，包括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澳洲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势必会使大学之间的竞争减少，影响国家科研产出。

同时，加拉赫援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US）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的研究成果称，在过去 18 年（截止 1999 年）中，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且有 110 所美国大学创造了全国约 80% 的科研成果，但美国大学的科研论文数量却急剧下降，其中公立、私立学校分别下降约 23% 和 11%。

加拉赫呼吁，面对 70% 的国家科研经费被“八大名校”吞并的状况，政府应当增加对“第二梯队”大学的经济支持。这些“第二梯队”大学包括：澳大利亚科技大学联盟（Australian Technology Network

of Universities, 简称 ATN, 包括悉尼科技大学、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科廷科技大学和南澳大学) 和创新科技类大学 (Innovative Research Universities, 简称 IRU, 包括弗林德斯大学、格利菲斯大学、拉筹伯大学、麦考里大学、莫多克大学、纽卡斯尔大学)。

(翻译 / 史苗 校对 / 徐贝)

[来源: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 2011年5月25日](#)

美国: 多数校长支持废除教授终身制

高校终身教授名额的持续减少成为很多教师的担忧, 而校长们对此却颇为乐观。

与公立高校的领导相比, 私立院校的领导对终身教授制的热情较低。调查显示, 在四年制公立院校中, 50%的校长倾向于终身教授制度, 而 36%的校长选择与教授签订长期用工合同; 在四年制私立院校中, 这两项调查数据分别为 30%和 40%。

教授终身制的拥护者认为它能够给予学术自由最稳固的保护, 其中包含的相关法定诉讼程序规定了在解雇教师时, 管理者一方有义务进行举证, 给出正当理由, 而不仅仅对争议做出回应。反对者则认为, 在终身制的保护下, 不合格的教师很难被解雇, 同时, 在拿到了终身教授资格的教师人群中容易形成自满的氛围。马萨诸塞学院 (The Massachusetts College) 创建人理查德·米勒 (Richard K. Miller) 称, 不设立终身教授制的院校能够更加自如的根据企业界需求设立或撤销专业; 而缺点是在教师招聘过程中可能会处于不利, 在解雇教授的过程中也缺少现成的法定诉讼程序。

(翻译 / 严媛 校对 / 徐贝)

[来源: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 2011年5月15日](#)

学者对英国研究生教育表示担忧

近日, 伦敦艺术大学校长奈杰尔·卡林顿 (Nigel Carrington) 警告道, 倘若英国持续将本国的研究生教育置于“次要地位”, 那么英国教育将面临危机: 在为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培养高学历劳动力的同时, 却使得本国人才匮乏。

卡林顿指出, 他的学校已计划明年对本国和欧盟研究生的学费进行“实质性的”上涨 (大多数课程学费约 6,000 英镑), 并且他预言艺术和人文类学科的费用在 2012-13 学年将达到 8,000 至 12,000 英镑。他认为, 英国政府对本国学生的资金削减及学费的增加可能导致他的学校在未来几年内面临着“专门”培养海外研究生的窘境。

此外, 卡林顿对政府关于研究生就业能力的不实之词表示不满。他说, 大学与科学部长 (the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minister) 大卫·威利茨 (David Willetts) 貌似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以研究生偿还学生贷款的速度为基础来建立未来的拨款政策, 这简直是一种“丑闻”。

针对伦敦艺术大学的变革导致该校人员冗余的情况, 以及自由讲师的教学任务削减导致的学者工作过度的状况, 卡林顿先生也在积极寻求方法来保护学校免受影响。

(翻译 / 孙蕾 校对 / 徐贝)

[来源: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11年6月9日](#)

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之争

对于大学教授和学术研究，学术圈内外都有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而最猛烈、最具有代表性的抨击来自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英语语言学教授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他的抨击沿袭着惯常的逻辑：发表的需求使大学走向了公司化模式，教授们成了“不发表，丢饭碗”的企业家。“这导致了研究项目和发表论文的井喷，教师们不可能读完专业内每年发表的所有论文。”而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关键点在于学术价值观或者叫做学术质量观。“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有时，质量将让渡于数量。”

20 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发现，意大利 80%的土地由 20%的人拥有，而这一比例（80:20）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数十年后，管理咨询师约瑟夫·朱兰（Joseph Juran）重申了帕累托的发现，称它为诸多领域的黄金原则，并将之冠名为“帕累托原则”或“少数原则”：80%的结果出自 20%的原因。用在学术过量生产的解释上，大部分研究者都只参阅一小部分的学术成果，而多数（从 41%到 98%不等）发表论文都出自那些并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专业，并不曾被引用。这样的研究是没有价值或者没有质量的，因此进行这样的研究是在浪费时间与资源。而那些批评家，包括鲍尔莱因在内，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只是，停止进行这些低质量的研究。这太过简单了。因为他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并不能知道什么构成了帕累托所说的 20%，也就是那些有用的、重要的研究；二是，这一比例并不是不变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并不能由人们在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是否阅读它来决定。一本书五年、甚至十年未被引用，并不意味着它永远都不会被阅读或不具有价值。

批判者从来都没有否认研究的价值，只是认为研究的价值并不等同。这也是多数人都能同意的。然而我们并不能提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重要性有多大。规避这一风险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产出更多成果，将质量和价值的评判交给未来。这并不意味着维护那些无用的事情，只是承认了我们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并接受现在看不到价值的事物也许能在未来被赋予价值的可能性。

（翻译 / 金津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5 月 22 日](#)

MBA 的未来在何方？

MBA 是否有未来？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问题却恰恰折射出现实——全球商学院的数量正在倍增，申请 MBA 的学生数量也在上涨，而商界对于训练有素的经理人的需求却从未增加。

这个观点可能有些偏颇。广泛统计发现，MBA 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法国鲁昂高等商学院（Rouen Business School）耶胡达·巴鲁克（Yehuda Baruch）在一篇题为“MBA：选择还是放弃”的文章中总结道：对个人、公司和社会来说，MBA 仍然兴盛且不断创造价值。在美国每年约有 120,000 名 MBA 毕业生，欧洲则有 50,000 多名；在亚洲，该数字也在增长。顶级商学院的 MBA 学费超过 50,000 英镑，可申请人数却持续上升。可见，学生们明确肯定了 MBA 的价值，但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答案就是帮助公司更加高效地运营。

发展于美国的传统 MBA 相当重视经济、战略、生产等方面的学术知识。然而, 20 年之后, 这个重点明显地转变了。作为 MBA 学位认证机构中的领导者, MBA 协会 (Association of MBAs) 于今年 5 月组织召开了商学院院长及主管的国际会议, 并在会上达成共识: MBA 应该培养领导者管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培养个人的思维方式比学习知识更加重要。

MBA 培养目标的转变为其一贯的教学内容与方式施加了很大压力, 这些压力主要包括: 第一, MBA 课程强度过大; 第二, 既得利益者 (如现有的传统 MBA 领域的学者) 引发了很多问题; 第三, “智者”的基本概念和含义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申请人不要求工作经验可能是现有 MBA 教育中最具争议的做法了, 它颠覆了传统 MBA 的一大原则。但是, 对 MBA 过于旺盛的需求使得这一变化显得合理起来, 尤其是那些靠家人资助攻读 MBA 并希望尽快完成学业、为家族事业创造利益的人。

MBA 同样还受到其他学位的挑战。商学院提供了种类繁多的专业硕士学位,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学生对某一学位的执着程度。当一个老板想要雇佣财政方面的专家时, 他可能对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候选人更感兴趣。

在未来, MBA 或类似的学位很可能会继续生存下去, 即使仅仅因为全球分数通胀。但是, 与这种迄今为止称霸商界的模式化学位相比, 未来的 MBA 在内容上、性质上和地理位置上都会更具多样性。

(翻译 / 王玉 校对 / 孙蕾)

[来源: 英国《独立报》, 2011年6月15日](#)

统计与研究

美国: 霍布斯大学与德克萨斯 A&M 大学产能垫底

乔治布朗学院 (George Brown College) 副校长杰弗瑞·利特温 (Jeffrey M. Litwin) 将于 5 月 24 日在美国院校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的年会上公布一项研究。该研究称, 按照 1989 年至 2004 年研究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的比值, 霍布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和德克萨斯 A&M 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在所研究的 72 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中产能最低, 而产能最高的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和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研究还发现, 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产能高, 而有医学院的学校比没有医学院的学校产能高。总的来看, 90 年代后期, 这 72 所学校的论文总产能大幅下降, 至今仍未完全回升。

以学校的研究总投入与教师在学术期刊上的发表论文数的比值作为指标来进行大学排名, 尚属首次。利特温称, 通常所用的人均产出指标 (每位教师所产出的论文数) 在不同院系之间, 甚至在同一院系中都有很大差异。而此研究中的指标能剔除这一差异, 从而实现不同学校间教师产出的比较。对于从经济学或金融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来说, 这一优势更为显著。

但利特温指出, 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仍存在局限。因为此研究关于院校研究投入的数据只来自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这并不能涵盖院校的所有研究（有些研究由其他机构资助，如联邦政府）。此外，霍布金斯大学负责研究的副校长斯科特·西格（Scott L. Zeger）还指出此研究的另一些不足。首先，霍布金斯产能垫底一方面是因为它近一半研究投入投至应用物理实验室（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而这一实验室由国防部资助，因此该实验室的论文产出不一定都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论文信息收集专业机构）收录。其次，有些学校看上去更有生产力，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设置偏向像基因学这样的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学者往往能发表更多论文。对于这一点，利特温也表示认同，因此建议学校应该与具有类似专业设置的学校进行比较。同时，仅仅从数量上衡量研究产能太过简单了；评估研究产能不仅要对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考察，还要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做出专业评判。

（翻译 / 金津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年5月22日](#)

澳大利亚：清除女性研究者的发展障碍

澳大利亚最大的研究人员雇主——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管理层已做出承诺，将清除高技能女性员工的晋升障碍，并增加激励计划，鼓励因家庭事务而中断工作的女性员工重回科学研究岗位。研究资助机构、研究机构主管以及研究人员雇主于上月在国会大厦（Parliament House）举行的“科学与工程领域女性峰会（Wome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mmit）”上首次碰面，各方都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然而要实现研究与学术上的男女平等，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虽然在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女性已成为主力，比如在学生数（女性占据 53%）以及低层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上。但就学术人员而言，女性却集中于讲师或高级讲师这一群体。澳大利亚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Australia）在一份陈述提高女性地位的文本中称，“虽然在性别平等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进步仍非常缓慢，而且存在结构失衡。女性仅高度集中于某些特定的行政职位、学术专业以及领导职务”。

同时，这份文本还提出了一个紧迫性问题，即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博士生学习，并成为学术和研究后备军。然而女性与男性的职业发展轨迹并不相同。男性的职业发展轨迹是线性的，而女性的职业发展则通常更加复杂。受澳大利亚大学协会委托，昆士兰大学社会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Queensland's Social Research Centre）对 2000 名女博士生毕业 5 到 7 年的调查显示，男博士生与女博士生在态度、家庭环境、博士研究的社会背景、就业情况以及职业发展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男性的回答都比女性更积极。调查结果指出，以非常规路径开创研究事业的女性面临诸多困难，生育导致的事业中断、博士后研究机会的缺乏、进修假期等将影响她们整个学术生涯。而女性在收入、就业条件以及职位水平上都处于劣势，尤其是有孩子或就职于研究型大学的女性博士毕业生。

（翻译 / 金津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美国《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5月22日](#)

德国：青年学者海外留学成趋势

据德国高校信息系统（Hochschul-Informationssystem GmbH, HIS）调查显示，德国的青年科学家和

学者在其受教育和培训的重要阶段大都有出国经历。从德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 5,500 名平均年龄约 32 岁的毕业生参与了此次调查, 其中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出国学习、培训或就职的经历; 大多数尚未有过出国经历的人表示, 他们对到其他国家做研究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该调查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委托开展。结果显示, 人才流动性最高的是自然科学领域, 其次分别是社会和政治科学及艺术领域。超过 3/4 的受访者都曾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保持联系, 这些国家大多为美国、法国、英国和瑞士, 也包括荷兰、奥地利和意大利。最常见的合作类型是参与某个国际研究项目, 跨国合作论文或著作也非常普遍。而国际会议则往往成为开创各国合作的渠道。

调查发现, 在跨国合作中的主要障碍是资金、各种繁文缛节和脱离本国学术圈的危险。然而, 四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计划和执行国际访学项目时从未遇到过困难。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 目前已开始运行一项专门为归国学者设计的重整方案。在北美, 一家名为 GAIN 的组织也会积极告知当地的德国学者, 德国才是世界上的研究中心, 且德国政府非常支持他们回国从事科研。

(翻译 / 李毅 校对 / 孙蕾)

[来源: 美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1年6月12日](#)

澳大利亚: 大学研究经费比重增加

在过去的 15 年中, 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开支提高了两倍之多, 目前占有所有支出的 63%。在全国的 36 所大学中, 有 28 所可归类为研究型大学, 因为他们投入到科研活动的经费超过了总经费的半数。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劳伦斯·克拉姆 (Lawrence Cram) 在一份个人提交的基本经费报告中采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计算教学和科研的开支。根据他的计算结果, 每获得一项研究结论需要花费的成本约为 26,600 澳元, 而每出版一部作品的开支则相当于 226,000 澳元。

在总共递交的 163 份基本经费报告中, 克拉姆教授可能是唯一计算了教学成本的。他在统合了私人 and 政府在教学上的花费后得出 8,650 澳元的数字, 而这显然要比目前的拨款低得多。不过, 这个数字已被不断上升的研究费用所抵消。

克拉姆教授写道, “大学应当及时而审慎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打着完成教学任务的旗号向学生和政府征收更多的学费和拨款, 而实际上却用这笔费用填补科研活动增多带来的花费。这种行为究竟是否道德?” 而高等教育评论员安德鲁·诺顿 (Andrew Norton) 则认为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模式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种非常昂贵的运行方式”。就这个问题, 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认为基本经费报告仅仅注重教学, 这未免显得狭隘。他说, 虽然大学享有一系列联邦教学补贴及科研经费, 不过, 在某个学者特定的研究时间中, 他并不能得到这些补助。

(翻译 / 王玉 校对 / 孙蕾)

[来源: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 2011年6月15日](#)

英国: 学费上涨将减弱学生对研究生学习的期望

去年年底，英国国会议员投票通过了提高学费的议案，从 2012 年开始新入学的本科生需要每年缴纳最高 9000 英镑的学费。按照计划，大学本科生的学费可以达到 6000 英镑每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最高达到 9000 英镑。目前有迹象表明，约三分之二的机构都计划将学费定为 9000 英镑。针对这一政策，“学生教室 (Student Room)” 网络论坛实施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政府提高本科学费至每年 9000 英镑的计划可能降低学生对研究生教育的兴趣。

这项调查吸引了约 700 名学生参与，其中仅五分之一 (41%) 的学生表示即使本科学费上涨至每年 9000 英镑他们仍然会继续读研究生；而近三分之一 (29.9%) 的学生则表示不会；其余的人不确定自己的选择。而几乎四分之三的人 (73.2%) 都承认，具有研究生学历有助于就业。“学生教室” 的营销总监杰米·奥康奈尔 (Jamie O'Connell) 说，随着学位成本的大幅上升，更多毕业生要承担较高的债务水平。毫无疑问，学生将非常谨慎的思考是否做出继续读研究生的决定。

(翻译 / 李丹萍 校对 / 张蕾)

[来源：英国《贝尔法斯特电讯报》，2011 年 5 月 20 日](#)

杜克大学昆山分校：学费和质量遭质疑 学生热情不高

根据杜克大学委托中国市场研究集团 (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 CMRG) 所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对于西方大学开办分校的需求可能不像管理者预期的那么高。这一发现将会对西方大学企图在中国暴富的愿望敲响一记警钟。一些教育家认为，学位的价值以及与学位相对应的学费应由大学本身决定，而无需根据是否由本校授予学位进行调整。然而，学生关心学费问题，还质疑西方大学在中国开办分校的教育质量。除非有机会去国外学习一段时间，否则学生不愿意支付昂贵的学费。

关于杜克大学的中国分校问题，CMRG 选择了国内四所大学里的 50 位本科生进行调研。考虑到国内分校国际化元素的缺失以及分校与本校在教育质量上的显著差异，被调查的学生中仅 10% 表示会考虑在本科毕业后选择该分校的管理学项目。16% 的学生表示如果该项目提供至少两个月到美国校区学习的机会，他们就会予以考虑，而海外学习的时间增加到一半时，有 30% 的学生会考虑。

杜克大学昆山分校计划于 2012 年秋天开学。目前，杜克大学并未透露分校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具体学费 (杜克大学美国本部学费约每年 41,000 美元，相当于国内学费的 40 倍)。管理人员表示，收取多少学费取决于学校的定位。纽约大学在阿联酋的分校收费比较高，因为该校的目标不是吸引本地学生，而是侧重于给国际学生提供文化体验。而中国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对学费进行了本土化，虽然学费高于中国本地的学校，但比美国和英国的学费低很多；该校虽然以吸引全亚洲和全世界的学生为目标，但中国学生仍占主体。

除了学费问题，学生还关注教学质量，尤其是与杜克大学本校相比。学生认为像杜克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名校提供的教育质量会优于本国的学校，但选择这些学校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体验国外的生活。

(翻译 / 尉思懿 校对 / 严媛)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观察》，2011 年 5 月 10 日](#)

非洲：南苏丹独立后大学在国家中的新角色

南苏丹共和国将于2011年7月宣布独立。该地区现有9所公立大学和16所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中,只有5所在运行(其余的4所公立大学还在新建阶段,没有基础设施,较短时间内也没有能力招生)。这5所学校里,在校学生超过2.5万人,1.2万来自苏丹北部,位于未来首都的朱巴大学学生规模最大(1.8万)。5所大学共有840位北苏丹学者,其中450位在朱巴大学工作(朱巴大学的教师总数为620人)。在南苏丹的所有大学中,来自北部的学者比例平均约65%。在职业学院和医学院中,比例则超过90%,甚至达到100%。而另一方面,在北苏丹的大学中学习的南苏丹学生人数为3.3万人(其中5000本科生,8000学生攻读中间学位,剩下的2万学生是研究生和远程教育注册学生)。今年,南苏丹和北苏丹分别约有3万学生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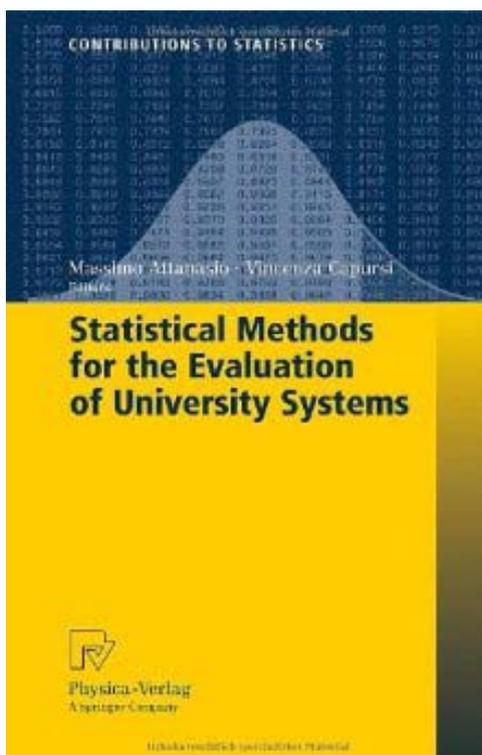
连年战争,再加上北苏丹学者和学生不愿意回南,南苏丹的大学未来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如果没有清晰的愿景和资源筹措能力,南苏丹的高等教育可能将在未来五年的独立过渡期中崩溃。从殖民地时期到1989年,苏丹一直实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体制。全苏丹每年只有不足1%的考生(约3000人)有机会进入苏丹的三大公立大学就读。现在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苏丹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大学学者应该行动起来为新政府的制度改进做出贡献;同时,政府可以为大学扩大预算、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贷款,大学可以建立一些校办企业获得收入。

(翻译/张蕾 校对/徐贝)

来源:美国《大学世界新闻》,2011年6月12日

书籍推荐

《统计方法——大学体系评估》



意大利大学体系(Italian University System, IUS)一直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教育改革所需资金不足;一是教育体系评估方法不够完善。实际上,IUS的质量评估已慢慢形成了有架构的体系;然而,评估体系的“模糊不清”成了IUS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改进IUS的科研水平及教学质量,亟需为IUS各高校建立一套通用的评估模型。

IUS的统计方法涉及面非常之广,很难对其分类,但评估体系的统计模型相对稳定。该书主要介绍IUS评估体系的统计方法及过程,包括四大部分:(1)IUS评估体系的不同视角,包括对教学、组织机构的评估方法的分析;(2)IUS学生评教系统(Student Teaching Evaluation)的统计模型,主要是GLMM模型;(3)IUS就业与服务评估系统(Careers and Services

Evaluation) 的统计方法; (4) IUS 评估体系的调研设计及统计数据: 大学介于高中与人才市场之间的位置, 包括对大学前教育评估的分析、博士生的人才市场分析等。

(翻译 / 徐贝 校对 / 严媛)

[来源: Attanasio, M. & Capursi, V. \(Eds.\). \(2011\).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the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Systems*. Heidelberg: Physica Verlag Heidelberg](#)

读者意见征集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关心, 您的关注是我们始终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为不断改进刊物质量, 如各位有任何建议, 比如您比较希望关注的内容或者国家等, 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络:

邮件: csge@sjtu.edu.cn

电话: 86-021-3420-5941 转 30

联系人: 徐贝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每月及时选载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全面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本刊致力于帮助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研究生教师等相关人士，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果，加强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国际视野下更切合实际、更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地开展工作。

编辑：徐贝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邮编：200240

Email：csgesjtu@sjtu.edu.cn